



## 往事情怀

## 母亲的取暖神器

文/王国梁

我们小时候,冬天特别冷。天冷的时候,人们想尽办法取暖。我的母亲是个心思灵巧之人,她独创了不少朴拙实用的取暖神器,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忍俊不禁。

冬天的夜里,我们一家人经常围坐在一起干些零活。有时候是剥玉米粒,就是把玉米棒子上的玉米粒用手揉搓下来,这种活儿不费体力,就是为了打发漫长的冬夜。还有段时间,母亲从附近的厂里领来一些纸盒,她带领一家人糊纸盒,挣些零花钱。我们的手一直在动,所以不觉得冷。可脚却受不了,一会儿就变得冰凉。到晚上睡觉的时候,简直冻成了冰棍,连半条腿都是麻木的。母亲便想了个办法,为我们每人缝制了一双大棉袜。那双大棉袜厚厚实实,硕大无比,穿上根本没法走路,就是为了干活时不冻脚。一家人穿上母亲的大棉袜,个个像滑稽的卓别林一样。不过这棉袜很实用,因为大,都能把小腿捂上。只是有一次,哥哥突然起身上厕所,一不小心被大棉袜绊了个大马趴。他龇牙咧嘴地说:“这玩意穿着跟戴脚镣似的,根本没法动。”母亲却觉得她的创意无与伦比,说:“本来就没想让你动,老实干活就行!”

大棉袜是母亲独创的取暖神器,确实捂热了一个个冬夜。那些夜晚,我们围坐在一起,一边干活一边闲聊。干活也不着急,时光漫长,日子闲散,很有“围炉夜话”的氛围。虽然没有围炉,但母亲的取暖神器发挥了神奇的作用,屋里满是温暖与温馨。

我上初三以后,学习紧张起来,每天晚上都要学习到很晚。母亲怕我冷,找了个带盖子的铁皮桶,里面装上热水,再把铁皮桶放到我的凳子下面。父亲见了惊呼:“你整天就瞎折腾,也不怕烫着孩子,这样多危险,万一不小心踢翻了咋办?”母亲胸有成竹地说:“放心,烫不着,我放的不是开水,温度刚好,水冷了可以换。我把凳子放稳了,绝对安全。再说了,儿子也不是小孩子了,难道他自己不会留心吗?”

母亲如此用心良苦,我怎能辜负呢?于是我说:“我妈说得对,烫不着我。就是太费事了,天天这样,我可受不起!”母亲听我这样说,立即来了精神:“儿子,你觉得暖和,我天天给你弄,一点不费事!”母亲爱动脑筋,每当有了类似的“发明创造”,她就特别有成就感。我把母亲做的这个“暖心配置”,叫做“暖凳”。

说来也巧,后来我看书,读到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。里面说他也喜欢搞一些小“发明创造”,比如夏天的凉凳、冬天的暖椅之类。他的暖椅,是在椅子上设计了一个中空的方盒,装上抽屉,抽屉里点几块炭,这样就能御寒了。看到这里,我立即想到了母亲的取暖神器“暖凳”,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看来会生活的人,思维方式都是相似的。除了这两样取暖神器,母亲还给我做了“窝袖”带到学校。窝袖,就是一种棉袖筒,天冷的时候双手可以揣在里面。母亲还为我们姐弟织了厚厚的围脖、帽子。每个冬天,有母亲的取暖神器护佑,我们都不觉得冷。

如今我跟母亲提起这些,她忍不住也笑起来,说:“现在人们有暖气、空调、暖手宝、电热毯什么的,再也用不着那些物件了。”谈到这些取暖神器,母亲的眼神里还有一丝骄傲呢。

## 生活笔记

## 绿色“小太阳”

文/江东旭

冬日临近,天气越来越冷。每晚睡觉前,我习惯把一个热水袋灌满热水后焐在被子里,让它散发的热力持续温暖我的双脚。这个热水袋是草绿色的,外形像只乌龟。有了它,整个冬季的夜晚都变得不再寒冷。它也使我想起了留在记忆深处的那个绿色“小太阳”。

12岁那年,我到二十余里外的镇上读初中。学生宿舍的床是大通铺,十来个人睡在一起,嘈杂而拥挤。我个子瘦小,爸妈担心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吃不消,张罗着要在校外为我租一间屋子。这事不知怎么被住在镇上的张姨知道了,她说她家刚好有个闲置的小房间,让我搬去住。起初,爸妈不好意思麻烦张姨。母亲虽与张姨熟识,两家关系不错,但并非亲戚。张姨却一再坚持:“房间闲着也是闲着,床也是现成的,孩子去住有什么要紧?”她的热情和诚恳,最终使爸妈打消了顾虑。从此我便在张姨家住下来。

立冬后,气温骤降。晚上下自习后回到小屋,瑟缩着钻进冷冰冰的被窝,总会冻得全身起鸡皮疙瘩,要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。一天晚上,当我回到屋里时,却发现白天叠好的被子已被平铺在床上,中间还凸了起来。“里面是什么东西呢?”我犹豫着掀开被子,只见一个深绿色扁圆形的“地雷”模样的东西,呈现在眼前。那时,我还没见过热水袋,不知道世上有热水袋这种东西,但我很快猜到了它的功用。不用说,这是张姨为我准备的。顿时,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那天晚上,这个热水袋在我脚边持续散发出热力,将被窝焐得暖融融的。梦境中,像在绿茵茵的草原上奔跑,明媚的阳光如温暖的手轻抚着我的全身,那种感觉特别美好。

从此,这个绿色的“小太阳”,每晚都会躺进我的被窝里。只是每天早出晚归,遇见张姨的次数并不多。偶尔碰见,胖胖的张姨脸上总是露出淡淡的微笑,像有一缕阳光停在上面。她会叫住我,捏捏我的衣袖,看是否穿得厚实,或叮嘱一句,“天冷多穿衣服哪!”那时的我是个腼腆又内向的少年,虽然知道张姨每天都会去我的小房间拿走热水袋,倒掉里面的水,再灌一壶热水放进我的被子里,却不好意思当面对她说声“谢谢”,只是一面含糊地回应她的关切,一面加快脚步溜走。就这样,直到学期结束。

新学期伊始,我搬进了学生宿舍。这倒不是我不愿意住在张姨家,而是学校的统一规定,为了方便管理。我没有向爸妈说起热水袋的事,在此后的岁月里也没有听到爸妈提起过,或许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。不过,我却没有忘记。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再也没有见过张姨,只听说她后来搬去了外地。如今每到冬季,我都会用热水袋暖被子,记忆里那个绿色的“小太阳”,也常常浮现在眼前。我有时也奇怪:数十年的人生阅历,经历过多少人情冷暖,为何偏偏对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念念不忘呢?认真一想,也就释然:喧嚣人世,像这种来自他人的质朴而纯粹的善良,谁不会把它当成情感世界里,一轮弥足珍贵的“小太阳”呢?

## 一寸芳草

## 落叶

文/李洪峰

不知是树的拒绝  
还是风的挽留  
你依依不肯离去  
簇拥在枝头

终于,一次深呼吸后  
你轻轻一跃,摇曳着多彩的舞姿

一片片飘零在空中  
不时回头望着母亲

你渺小,却为大地  
铺上秋冬的盛装  
你无声,却预告着  
来年一场绿色的梦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